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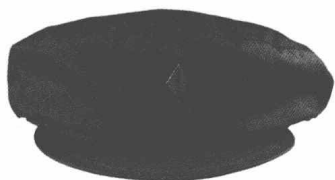
最后的 独立团

撤销的是番号
摘去的是领章帽徽
坚守的是信仰与忠诚



译林出版社





最后的独立团

范 军◎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独立团 / 范军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47-6633-3

I. ①最… II. ①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27288号

书 名	最后的独立团
作 者	范 军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苑浩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195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633-3
定 价	4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独立团的所有弟兄们，归队了——

独立团团长许山豹不明白李师长为什么把刘文彬当作一块宝，强行塞给他，让他小心翼翼地护着，也不管它烫不烫手，烙不烙人。在许山豹的眼里，政委刘文彬其实就是个面团，黏糊糊的，任人蹂躏。许山豹想不明白，一个黏糊糊、任人蹂躏的男人跟娘儿们有什么区别？可李师长不这么认为。

李师长说话其实和许山豹都是一个腔调，越亲近的人吼得越凶。特别是当你犯了错误之时，他会恨铁不成钢地拍案而起。这次安县大战，许山豹昏迷之前在脑海中最后一闪而过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李师长。

安县之战打得十分惨烈，炮火一直很猛烈，独立团死了几百个弟兄。许山豹也是昏迷后被土堆深埋，最后憋得难受才爬出来的。许山豹爬出来之后想到的第一个人还是李师长。他仿佛看到师长拍案而起，怒喝他许山豹：“无组织、无纪律！匹夫之勇！蛮夫！一个团出去，没全须全尾地回来，你小子倒有脸回来？那几百个弟兄呢？”

许山豹爬出来之后下意识地喃喃自语：“狗日的，想活埋老子啊，这点土哪够？！埋秀才还差不多……嗯，秀才呢？死哪去了？”

许山豹心情好的时候称呼刘文彬为秀才，心情不好时就骂他为

面团了。面团虽然任人蹂躏，可天天黏糊糊地黏在身边，絮絮叨叨的，许山豹真是烦死了。烦还不能说，毕竟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有团长，必有政委。一个管军事，一个管生活；一个负责杀伐决断，一个负责婆婆妈妈。许山豹和刘文彬真是一对欢喜冤家，两人都想离开对方，偏偏离不了。一场安县大战打下来，漫山遍野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许山豹自己差点去见了阎罗王，刘文彬估计也壮烈牺牲了。许山豹第一时间涌上心头的感觉竟然不是悲伤，而是轻松。

对，是轻松，但不是喜悦。毕竟共事了这么长时间，面团本质上也不是坏人，就这样英年早逝，还是挺令人惋惜的。许山豹之所以感到轻松是因为他觉得从此之后，这个世界清静了。就像他入伍以前杀的那些猪一样，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吼叫之后，屠夫许山豹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个世界就清静了。若干年前，许山豹之所以成为一个专业屠夫，是因为他觉得杀猪这件事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是一件值得男人去干的事情。许山豹杀猪时先是亲切友好地在猪的颈部拍拍、摸摸，心里暗暗覷准部位，然后冷不丁地拔出屠刀捅将进去，又准又狠，紧接着猪血就像喷泉一样飞蹿而出了。许山豹刀一抽，顺利完成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过程。什么叫干脆利落？这就叫干脆利落。不像面团，整天叽叽歪歪的，不能喝酒，更不能杀猪，留在这世上何用？许山豹的轻松感其实就来自这里。

但轻松之后是恐惧，因为许山豹想到了一个人——李师长。许山豹甚至想到了李师长惊闻噩耗后的场景——此公边吼边在桌边来回走，两盏马灯高悬。他不小心碰到，马灯大幅度摇摆，光线忽明忽暗，将他的影子拉长又收缩。然后，李师长拍案而起——不过，说拍案而起似乎也不准确，师长一直在起。他盛怒地来回走动，应该会拍案而骂。

这世上的事多是一物降一物。许山豹不怕别人，就怕李师长。

不是职位原因，而是李师长跟他亲，护犊子。多少次，许山豹闯祸，李师长将他一顿臭骂之后，又死乞白赖地跑到军部去为他求情。有一次，许山豹闯的祸比较大，总部首长盛怒之下，扬言一定要毙了这个无法无天的混小子。李师长是怎么做的？他竟然当着总部首长的面说，要毙，毙两个，自己也有失察之罪，应该一块儿毙了。总部首长差点就喊出“那就他奶奶的一块儿毙了”的话，但最终，他没有与李师长一般见识。许山豹这才捡回了一条命，从此对李师长又敬又畏。

所以许山豹挖地三尺也要找回刘文彬。不为别的，就为给师长一个交代。他站在深秋的旷野极目四望，心里竟一下子凉透了。因为战争的惨烈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举目皆是横七竖八的尸体。那些表情各异的尸体有咬牙切齿的，有相拥而亡的，有怒目圆睁的，也有头颅不翼而飞的。地上的鲜血凝成了黑褐色，一面千疮百孔的独立团团旗在硝烟弥漫中时隐时现。它倾斜着插在阵地上，随残风时而舒卷，时而下垂，还有一双血手死死拽住旗杆下段。团旗下血肉模糊的旗帜手春生胸膛微弱地起伏着，显示还有呼吸。

一只秃鹰盘旋而下，停在一具尸首脸上，意欲啄食。“哒哒哒”，突然不知从哪个方向传来一阵冷枪，秃鹰受了惊，盘旋而起，怪叫着远遁。

许山豹正恍惚着，一阵凄厉的炮弹呼啸声由远及近，在掩体旁爆炸，炸出的浮土四处飞扬，重新将许山豹掩埋。

硝烟弥漫中，许山豹再次爬起来，口里连连吐着被呛进去的尘土，然后骂骂咧咧道：“还有完没完，老子找人呢！狗娘养的搞什么破坏！明跟你说啊，炸死老子不要紧，要是秀才少一根汗毛，老子跟你祖宗十八代没完！秀才！秀才你没死吧？”

万籁俱寂。许山豹直起身子，汗水涔涔而下。他摸一把脏脸，

已经面目全非的脸上突然间黑白分明。

许山豹的声音有些慌了：“秀才！……秀才你吱一声，别吓老子……”许山豹四处寻觅，突然有所发现。他努力扒拉出掩体中的一条腿，那人的身体还嵌在夹缝中，看不出是谁。许山豹笑说：“秀才你小子可真会躲。躲这鬼地方什么炸弹都炸不着，不愧是燕京大学出来的四只眼，眼神毒啊！……哪里安全就往哪钻！不过我说秀才，大敌当前的，你这形象也太难看了，影响士气啊！……老子真想不明白，师长怎么会把你当作宝呢？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小子以后别老唱反调，老子是不会把这事说出去的……”

许山豹的话音突然停住了。他看着那个拉出来的尸体的脸，眼神一下子变得黯淡。很显然，扒出土的人不是他许山豹想要的。忧伤的许大团长颓然坐在地上，喃喃自语：“不是，秀才这小子，躲哪儿去了呢？”

好在许山豹眼毒，最终还是在另一堆土里扒拉出了面如死灰的刘文彬来。刘文彬看上去没一点儿活人气。一个士兵大煞风景地说：“团长，政委好像不行了……”

许山豹怒喝：“闭嘴！政委是大知识分子！命硬，阎王爷不敢收他……”他拍刘文彬的脸，后者却毫无反应。许山豹道：“他奶奶的，阎王爷也太不长眼了，连秀才这样的人都收……你们，谁会人工呼吸？”

战士们面面相觑，纷纷摇头。许山豹叹息一声，突然一咬牙，俯下身去，嘴对着刘文彬的嘴大吸一口气，却猛地咳嗽着起身。

许山豹眼泪都呛出来了：“奶奶的秀才，嘴里装了多少土啊，呛死老子了……”

奇迹出现了。刘文彬打了三个喷嚏，终于活转过来，却第一时间捂住鼻子：“怎么这么臭？我说老许，你几天没刷牙了？嘴跟大

粪缸似的，未经允许就给我人工呼吸上了……”许山豹骂：“少废话，你小子那张嘴，也没香多少……”刘文彬辩解：“我可是天天刷牙的。不信，你让同志们闻闻看，看咱俩谁的嘴臭？”

刘文彬张开大嘴巴，许山豹一手将他嘴合上：“得了得了，你那管破牙膏，三个月前就挤不出东西来了，还装模作样每天在那挤……挤什么哪？都是大老爷们，不刷牙怎么了？不刷牙照样打胜仗……”

许山豹说到这儿突然顿住了，拿眼扫身边的战士。战士们纷纷低下头，面露羞愧。刘文彬毫无察觉，只是一个劲地摸索：“眼镜……我的眼镜呢？你们谁见我眼镜啦？”许山豹趁机转移话题，大喝一声：“全体都有，帮政委找眼镜！”

战士们立马散开，在土里到处扒拉，摸出树枝、石块若干。刘文彬没心没肺地哭了：“没眼镜我就是个瞎子，以后怎么办？该死的战争！”许山豹在他面前伸出两个指头：“这是几？”刘文彬迟疑着：“三？”许山豹抹了抹指头：“啊，不算，刚才我有根指头没收回来，咱再来……这是几？这回可得看清楚了啊！……”许山豹伸出四根指头。刘文彬迟疑着：“五？”

许山豹又抹了抹指头，看一眼天边斜阳：“这回也不算，天黑，光线不好，换老子老子也看不清……要不咱明天太阳出来再测？”刘文彬哭出声来：“还测什么测？1000多度的近视眼，不戴眼镜大太阳底下我也看不清男女。这下完了，以后敌人炮弹飞来我怎么躲？青春、理想，我的报国梦，都随这该死的眼镜灰飞烟灭了……”

许山豹不耐烦了：“哭什么哭？炮弹飞来老子替你挡着！我说秀才，你也别扯什么报国梦了，先照顾好自己吧……”有战士偷偷捂嘴笑。许山豹瞪他一眼，战士不敢笑了。

好在世上的事多以圆满结局。不久之后，刘文彬的眼镜就找到

了。虽然眼镜片已经破裂，一条镜腿也摇摇欲坠，但聊胜于无。刘文彬叹一口气，抹抹镜片，戴上：“这下好了，世界又清晰了。只是世界出现了重影，是世界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你们知道吗？”

战士们听了这话，面面相觑。许山豹拿手去探刘文彬的额头：“我说秀才，你没发烧吧？温度不高啊，要不脑子被炸弹震坏了？那麻烦了，得去野战医院开刀才能治……”刘文彬不理：“别打岔，我是在思考。思考战争，思考人生。思考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为谁而战……”许山豹笑：“这还用费脑子吗？谁吃饱了撑的想那么多？打仗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想多了没命……”

刘文彬严肃地说：“不对，这里面学问可大了。你听我给你说说《孙子兵法》。哦，还有你们（他一指其他战士），也一起听听。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你们学了那个，那就等于给理想装上了翅膀！”

刘文彬从怀里掏出一本线装繁体的《孙子兵法》，吹了吹蒙在上面的一层土，笑嘻嘻地说：“这可是本好书啊，我研究它十年了，每每都有新收获，可谓常读常新。记得以前燕大的老师告诉我，所谓学问，就是从司空见惯处看出新鲜奇崛来……”刘文彬深吸一口气，陶醉地往下说，“精辟啊……至理名言啊……”

许山豹绝望地抱头蹲下：“哦，秀才，你又纸上谈兵了。能整点有用的吗？”刘文彬眼睛一转，突然大喝一声：“独立团团长许山豹！”

许山豹本能地站起来立正：“有！”

刘文彬也站起来，面对面、鼻子对鼻子地盯着他：“我问你，你对得起今天牺牲在这个战场上的数百名弟兄吗？”

刘文彬有时候想，不仅仅是性格决定命运，家庭出身、成长环境其实更能决定命运。许山豹之所以这样粗鄙鲁莽，自以为是，绝对和他的父亲脱不了干系。许山豹的父亲是一个职业杀手——屠夫，当然屠杀对象是家猪。虽然许山豹不止一次为父亲辩解，称他慈眉善目，即便拎着刀、钩、斧这些冷冰坚硬的凶器，也看不出是杀猪的，而是像极了私塾先生。事实上许山豹的父亲年轻时的确是秀才，晚清秀才——1901年15岁时便中了秀才，许山豹由此推断自己也是书香门第，而不是大老粗。但究其实，许山豹的秀才父亲并没有教给自己这个儿子多少文化。有一次，刘文彬看许山豹撅着大屁股趴在窑洞里就着昏暗煤油灯写成的入党申请书，发现总共103个字，其中竟然有31个错别字，只有“许山豹”三个字遒劲有力，颇有柳颜遗风。他简直要为之唱三叹了。刘文彬猜，许山豹的秀才父亲大概是在教儿子从名字开始练书法的过程中惊悉科举废除的消息，顿时万念俱灰，读书识字与书法练习工作最终不了了之，这才成就了今天的大老粗许山豹。但许山豹每次喝了半斤土烧后总要红着一张关公脸，吹嘘他老爸差点就成为辛亥革命的功臣。许山豹说，和他父亲同村，连考三年才考上秀才的狗蛋1904年东渡扶桑，进入了早稻田大学攻读数学，后又转入日本明治大学读政

治经济学。要论学问，他父亲其实比这个狗蛋不知强多少倍。许山豹说，他父亲刚开始时也哭着喊着要去日本开阔眼界，但许山豹父亲的父亲也就是他爷爷毅然决然地制止了许山豹父亲的蠢蠢欲动。所以当狗蛋 20 岁时由蔡元培介绍参加革命团体——光复会，后又以光复会会员的身份参加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的筹备会议时，许山豹的父亲正在家乡努力生产许山豹——他被安排与一个老实巴交的乡村女子拜堂成亲，开始了传宗接代的伟大工程。许山豹为此感慨说，狗蛋可以成为辛亥革命的功臣，他父亲更可以。只是因为他许山豹的缘故，辛亥革命的功臣里便少了一个姓许的。“但是也不冤，值了！”许山豹酒后豪情万丈，“辛亥革命过去了，我是独立团团长许山豹，要论功臣，舍我其谁？！”

刘文彬觉得许山豹粗鄙的地方正在这里。事实上他就是一个杀猪佬（屠夫）的后代，虽然许山豹的父亲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杀猪佬，但毫无疑问，许山豹入伍之前跟他父亲杀了十几年的猪，身上早已杀气重重，粗鄙不堪。而许山豹的父亲之所以从一个落魄秀才“成长”为杀猪佬，是因为他如果不杀猪就要饿肚子。科举废除后，新学新风吹进山里之前，许山豹的父亲曾经做过一年半时间的私塾先生。那大概是许山豹父亲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了。当他脑袋后面拖着长长的看上去却有些发黄、枯裂开叉的小辫子向他的弟子们解释“子曰，学而时习之”的意思时，他不知道，他的发小狗蛋正要断他的生路。狗蛋参与其中的辛亥革命成功后，新学兴起，许父的《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书经》没了市场，私塾里开始流行学习珠算和英文。这两样许山豹的父亲都不会，但许山豹父亲努力地与时俱进，开始其白话文而不是文言文的授课与作文，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一次，为了教弟子们写一篇描述雷雨天气产生过程的文章，他亲自写了一段以做示范：

西北起塵底之云，东南下瓢泼大雨，
那雷矣，那闪矣，那雨下得箭竿也。
只吓得蚂蚱不能飞，蚰子不能蹦，
何况老扁呆（蚂蚱的一种，行动迟缓）乎？

许山豹父亲的雄文很快得到了全村男女老少的高度赞扬，觉得亲切动人，生活气息强，但仅此而已。因为精明的村民们发现，学好珠算可以帮家里做点小生意，学好英文可以去海外谋一个前程，学好四书五经能干什么？不能进京赶考，只能成为许山豹的父亲，在村里绝望地挽狂澜于既倒，可狂澜却不由分说地压倒了他。他是村里那个多余的年轻人，从事着一项日薄西山的事业，前途岌岌可危。这一点村人都看出来了，许山豹的父亲也很快感觉到了。特别是家里添了许山豹后，他发现自己当一个私塾先生的可能性正在失去——已经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给他因材施教了。“子”是夫子，“曰”是说，“子曰”是夫子说，许山豹父亲很想把《论语》的道理讲给那些自以为是、目光短浅的村民听，讲给他们的子孙听，但没人愿意听他的。家里最后一点儿米都没了，他那老实巴交的媳妇和嗷嗷待哺的儿子都以无助的目光看着他，希望从他身上看出米来。许山豹的父亲长叹一声，最后不得不拿起屠刀——他的三舅的表弟的二姨夫的堂哥收留了他，让他师从自己成为一名职业屠夫。其时，许山豹父亲的三舅的表弟的二姨夫的堂哥是方圆百里名声响亮的杀猪佬，不仅人界知道他，他的大名在猪界也如雷贯耳。很多桀骜不驯，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猪闻到此人气味，不待其动手，主动撞墙而亡。许山豹的父亲之所以师从于他是因为许山豹的父亲的父亲审时度势——既然错过了日本，就不能再错过猪。关

于父亲的越俎代庖，许山豹的父亲其实是颇有怨言的。因为在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这个人总要上来指点迷津，却被实践一再证明是误入歧途。但许山豹的父亲的父亲却认为，自己是在用人生经验替儿子掌舵。当年如果让儿子跟狗蛋一样东渡扶桑，那很有可能会亡命他乡。不错，狗蛋是混出来了，可是辛亥之后，狗蛋因为站错队还是人头落地了。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风光一时，而是平安一世。再则说杀猪这份职业，那真是务实恒久远的无风险型传统好职业。许山豹的父亲之前读四书五经，事实证明这是一项与政治沾边的风险投资。王朝安好时，也是投入大产出低，收成比农民种庄稼还不靠谱。许山豹的父亲的父亲认为，历朝历代读书人，中秀才不难，中举人难，中进士更难，中名列三甲的进士更是难上加难，而金榜题名后朝中无人又能做上什么官呢？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所以，还是学一门手艺好，一技傍身，吃喝无忧。尤其改朝换代频繁的年代，钻营政治、钻营学问远不如钻营手艺来得重要。由此，许山豹的父亲被迫踏上屠夫之路。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拿起了屠刀，试图于血腥中为家里杀回一袋袋米来。

但是猪界显然没将他放在眼里。尽管有三舅的表弟的二姨夫的堂哥坐镇，但许山豹的父亲第一次杀猪时，猪还是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许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待宰之猪拖拉到杀猪台上，他的眼里尝试着露出凶狠的目光，但是猪的眼神却比他更凌厉，这令其心神慌乱。许父匆匆忙忙操起一把杀猪尖刀，闭着眼睛向其咽喉刺去。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待宰之猪咸鱼翻身，明明被捆绑着的它突然一飞冲天，两只后脚正好踢在许山豹父亲的右手上，而他那只手上的尖刀随惯性割在了左手腕上，顿时鲜血直流。

这个场面出现后，许山豹父亲的三舅的表弟的二姨夫的堂哥拂袖而去，猪也拂袖而去。许山豹父亲一无所获。但是若干年后，14

岁的许山豹跟随父亲学习杀猪手艺时，他发现父亲已经成了真正的屠夫，心狠手辣，一刀致命。打开猪圈、拖拉、放上案板、下刀、放入木盆、刮毛……许山豹父亲对屠杀流程已经烂熟于心。而在声嘶力竭的哀号声与屠戮声中，许山豹父亲听到的是声声入耳，许山豹感受到的却是父亲的杀气，当然还有他的职业精神：一丝不苟、干一行，爱一行。许山豹的父亲跟儿子说屠刀该怎么握，心该怎么硬。有一次，父亲杀了一头怀孕的母猪，开膛破肚之后，许山豹立刻哇哇吐了，父亲却视若无物，将母猪子宫内已然成形的6个小猪崽一一挑出来，随手扔在地上。在许山豹的印象中，父亲从不跟他讲四书五经，而只说杀伐决断。14岁的许山豹有一天下午偷偷潜入父亲尘封已久的书斋，看到了《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书经》等他从未见过的古书，只是上面都布满了灰尘。他随手翻开《孟子》，看到一句似懂非懂的话：“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许山豹正想找父亲问一个明白，父亲却尾随而至。尾随而至的父亲手上拿着一把屠刀，目露凶光，令许山豹不寒而栗。父亲边用屠刀在许山豹脸上晃悠，边问：“想知道孟子说什么了吗？”许山豹吓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父亲轻声说：“他说的都是屁话。”随后，许山豹看到父亲的屠刀离开了他的脸，直指线装书籍《孟子》。《孟子》的“脸”上被划开了一道道花。紧接着，《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诗经》《书经》在屠刀的强暴下也体无完肤、支离破碎。那个下午，父亲的书斋名存实亡，他最终以一种粗暴和直截了当的方式告诫儿子，今后的生活要远离书本，靠屠刀说话。

毫无疑问，那个下午父亲对许山豹的教育是成功的。许山豹从父亲的手中接过屠刀，不仅学会了杀猪，日后还学会了杀人。当日本军队侵入山村，用刺刀刺死一头头已经饿得瘦骨嶙峋的猪时，许

山豹发现自己失业了。这是致命的失业。当一个屠夫无猪可杀，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无猪可杀时，他事实上已经不是屠夫了。不是屠夫，何以谋生？绝望的许山豹对日本鬼子动起了刀子。时间选在村里最后一头猪被宰杀之时，许山豹以杀猪的方式快速屠杀了两个日本士兵——他们俩为杀死村里最后一头猪付出了代价。这时候，许山豹的父亲早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为父亲曾经跟他说，他念《大悲咒》时，能看到很多佛菩萨纷至沓来。父亲的变化让许山豹瞠目结舌。

但是，父亲也不知道儿子许山豹的路该怎么走。杀了日本鬼子，村里肯定是待不下去了，只能远走高飞。许山豹满脸是血地跪在父亲面前，向他请教远走高飞后是继续杀猪还是转向杀人，杀坏人。一脸慈祥的父亲便告诉儿子，杀猪佬（屠夫）死了以后，到阎王殿报到，阎王会叫几个魔鬼，把杀猪佬的灵魂切成一块一块吃了。所以，杀猪这事，他现在也不看好。至于杀人，他没干过，不好说。许山豹明白了。路还是要自己走，同样是杀人，有些是罪犯，有些却能成为英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好的靠山。就这样，许山豹加入了八路军，凭着两把杀猪刀开始建功立业。

但刘文彬以为，干革命光靠两把刀远远不够。独立团数百名战士在许山豹的一意孤行下送了性命，许山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很危险的。此刻的战场上尸横遍野，树桩余火尽灭，只剩黑烟缭绕。空中三两只秃鹰久久盘旋着，不肯离去。不远处，残阳如血。春生倚旗而立，形如雕塑。许山豹向团旗缓缓敬礼，春生回礼。众士兵也庄严敬礼。许山豹向刘文彬吼道：“数百名弟兄为国捐躯，死得值了！”刘文彬眼里像冒出火：“别转移话题，我问你，你，许山豹，对得起今天牺牲在战场上的数百名弟兄吗？”

许山豹满不在乎：“这有什么对不起的？！老子自从投身革命，

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问问弟兄们，他们是不是跟老子一样，也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许山豹大手一挥指向在场的士兵。士兵们齐声答：“我们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刘文彬：“许团长，你别绑架民意好不好？我是很严肃地跟你谈军事问题。”许山豹：“绑架什么？我说秀才，你别整那些酸溜溜的词行吗？老子是大老粗一个，听不明白。”

刘文彬叫道：“别叫我秀才！”许山豹挑战他：“你戴着副眼镜，怀里见天揣着本书，不是秀才是什么？”刘文彬看着他：“我怀里揣本什么书？”许山豹不假思索：“《孙子兵法》啊。”刘文彬又问：“你见过读兵书的秀才吗？”许山豹想了一下：“没见过。”刘文彬再问：“那我是什么？”许山豹又想了一下：“还是秀才。”刘文彬尖叫：“什么？”许山豹悠悠回他：“纸上谈兵的秀才。”

众人想笑又不敢笑。

刘文彬怒喝：“许山豹许团长，你可睁大眼睛看好了，站在你面前的是独立团政委刘文彬。要是对这个身份有怀疑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请教李师长。”许山豹软下来了：“哎呀秀才，哦，政委，跟你开玩笑呢，还当真了呀。你这个政委可是响当当、如假包换的。我认，我们都认还不行吗？”

众士兵频频点头。

刘文彬掏出《孙子兵法》：“那好，那我们就现场学习一下。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现在，你们洗耳恭听吧！”许山豹看了一眼西边的太阳：“我说大政委，太阳马上下山了。你的眼镜又破又架不住，能看清书上那些字吗？我提个建议啊，咱先打扫战场，让牺牲的弟兄们安顿下来，明天再抽时间学，你看咋样？”刘文彬一字一句地说：“不行。”许山豹不解地问：“为什么？”刘文彬缓缓开口：“朝闻道，夕死可矣。”许山豹挠挠头：“不懂。什